

儒門事親卷之二

戴人張子和著

新安吳勉學校

偶有所遇厥疾獲瘳記十一

余昔過夏邑西有婦人病腹脹如鼓飲食乍進乍退
寒熱更作而時吐嘔且三年矣師覲符呪無所不至
惟俟一死會十月農隙田夫聚獵一犬役死磔于大
樹根盤遺腥在其上病婦偶至樹根頓覺昏憤眩脊
不知人枕于根側口中垂出其狀如蛇口眼皆具以
舌舐其遺腥其人驚見長虫兩袖裹其手按虫頭極

力而出之且二尺許重幾斤剖而視之以示諸人其
婦遂愈虫亦無名此正與華元化治法同蓋偶得吐
法耳又有一書生瘡間日一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
瘡之期書生憂甚誤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瘀血
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來日入院瘡亦不發亦偶得
吐法耳正隆間有聖旨取汴梁諸匠氏有木匠趙作
頭鐵匠杜作頭行次失路迷至大宅乞宿主人不納
曰家中有人重病不敢納君杜作頭給曰此趙公乃
汴梁太醫之家今蒙上司見召迷路至此蓋病者當
愈而遇此公也主人默而入良久復出將邀二人入

室與之食已主人起請曰煩太醫看病何如趙見而
笑曰一藥可愈二人竊議曰來時所携熟藥寄他處
上此中實無柰何杜曰此甚易耳潛出門得牛糞一
塊作三十粒下以溫水少頃病人覺胸中如虫行一
涌而出狀若小蠅蝗一二升以手探之又約一升頓
覺病去明日主人出謝曰百歲老人未嘗見此神効
之藥也禮餞二人遂歸嗚呼此二子小人也欲苟一
時之寢遂以穢物治人亦偶得吐法耳又有一婦病
風癘從六七歲因驚風得之自後三二年間一二作
至五七年五七作逮三十餘歲至四十歲日作或一

日十餘作以至昏癡健忘求死而已會興定歲大饑
遂採百草而食於水瀕採一種草狀若葱屬泡蒸而
食之食訖向五更覺心中不安吐涎如膠連日不止
約一二斗汗出如洗初昏困後三日輕健非曩之比
病去食進百脉皆和省其所食不知何物訪問諸人
乃慙葱苗也慙葱苗者本草所謂藜蘆苗是也圖經
云藜蘆苗吐風病此亦偶得吐法耳又有一婦年三
十餘病滑泄經年皆云虛中有積以無憂散五七日
一服至二十服不効又服纏積丹軟金丸諸藥皆不
効其又服藥愈速病勢愈甚食飲日減人或謂曰此

休息痢也宜灸中脘及左右穴臍下氣海及膀胱穴
以三里引之每年當冬至日夏至日灸之前後僅萬
餘壯忽門外或者曰此病我屢識蓋大傷飲之故卽
目桃花正開俟其落時以長棘針刺之得數十萼勿
犯人手以白麵和作餅子文武火燒令熟嚼爛以米
飲湯下之病人如其言服之不一二時瀉如傾前後
瀉六七日僅數百行昏困無所知覺惟索冷水徐徐
而飲至六七日少省爾後食日進神日昌氣血日和
不數年生二子此人本不知桃花萼有取積之神効
亦偶得瀉法耳余昔過株林見一童子誤吞銅鐵之

物成疾而羸足不勝身會六七月淫雨不止無薪作
食過饑數日一旦隣牛死聞作葵羹粳飯病人乘饑
頓食之良久泄注如傾覺腸中痛遂下所吞之物余
因悟內經中肝苦急食甘以緩之牛肉大棗葵菜皆
甘物也故能寬緩腸胃且腸中久空又遇甘滑之物
此銅鐵所以下也亦偶得瀉法耳頌有老人年八十
歲臍臍澁滯數日不便每臨後時目前星飛頭目昏
眩鼻塞腰痛積漸食減縱得食便結燥如彈一日友
人命食血藏葵羹油溲菠蓂菜遂頓食之日日不乏
後皆利食進神清年九十歲無疾而終圖經云菠

菜寒利腸胃芝蔴油炒而食之利大便葵寬腸利小
溲年老之人大小便不利最爲急切此亦偶得瀉法
耳昔一士人趙仲溫赴試暴病兩目赤腫睛翳不能
識路大痛不任欲自尋死一日與同儕釋悶坐於茗
肆中忽鈎牕脫鈎其下正中仲溫額上髮際裂長三
四寸紫血流數升血止自快能通路而歸來日能辨
屋脊次見瓦溝不數日復故此不藥不針誤出血而
愈矣夫出血者乃發汗之一端也亦偶得出血法耳
嗚呼世人欲論治大病舍汗下吐三法其餘何足言
哉此一說讀之者當大笑耳今之醫者宜熟察之可

也人能謹察其真中之誤精究其誤中之真反覆求
之無病不愈余之所以書此者庶後之君子知余之
用心非一日也又有病目不覩者思食苦苦荳頓頓不
闕醫者以爲有虫曾不周歲兩目微痛如虫行大皆
漸明俄然大見又如北方貴人愛食乳酪牛酥羊生
魚膾鹿脯猪腊海味甘肥之物皆虫之萌也然而不
生虫者盖筵會中多胡荽蕪荑醬鹵汁皆能殺九虫
此二者亦偶得服食法耳智者讀此當觸類而長之
攻裏發表寒熱殊塗箋十二

有一言而可以該醫之旨者其惟發表攻裏乎雖千

枝萬派不過在表在裏而已矣欲攻其裏者宜以裏
爲主欲發其表者宜以熱爲主雖千萬世不可易也
內經言之詳矣今人多錯解其旨故重爲之箋發表
不遠熱攻裏不遠寒此寒熱二字謂六氣中司氣之
寒熱司氣用寒時用藥者不可以寒藥司氣用熱時
用藥者不可以熱藥此常理也惟攻裏發表則反之
然而攻裏發表常分作兩塗若病在表者雖畏日流
金之時不避司氣之熱亦必以熱藥發其表若病在
裏者雖堅冰積雪之時不避司氣之寒亦必以寒藥
攻其裏所謂發表者出汗是也所謂攻裏者瀉泄是

也王太僕注云汗泄下痢皆以其不住於中也夫不住其中則其藥一去不留雖以寒藥犯司氣之寒熱藥犯司氣之熱亦無害也若其藥留而不出適足以司氣增邪是謂不發不攻寒熱內賊其病益甚無病者必生病有病者必甚若司氣用寒之時病在表而不在裏反以寒藥水其裏不涌不泄堅腹滿痛急下痢之病生矣若司氣用熱之時病在裏而不在表反以熱藥燥其中又非發汗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痒發鬱注下瞶瘕腫脹嘔吐衄血頭痛骨節攣肉痛血泄淋瀝之病生矣以此知非熱不能解表非寒不

能攻裏是解表當宜熱攻裏當宜寒若反此法且謂
妄造今之用藥者以荆黃湯解表以薑桂藥攻裏此
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何異哉故非徒不効輕者危
甚者死夫本草一書不過酸苦甘辛鹹淡六味而已
聖人旣以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又以淡味
滲泄爲陽是辛甘淡三味以解表酸苦鹹三味以攻
裏發表與滲泄非解表而何涌泄非攻裏而何此二
者聖人之法盡矣蔑以加矣然則醫之法果多乎哉
攻裏以寒解表以熱而已矣雖然表病而裏不病者
可專以熱藥發其表裏病而表不病者可專以寒藥

攻其裏表裏俱病者雖可以熱解表亦可以寒攻裏
此仲景之大小柴胡湯雖解表亦兼攻裏最爲得體
今之用藥者只知用熱藥解表不察裏之已病故前
所言熱證皆作矣醫者不知罪由已作反謂傷寒變
證以誣病人非一日也故劉河間自製通聖散加益
元散名爲雙解千古之下得仲景之旨者劉河間一
人而已然今之議者以爲雙解不可攻裏謗議紛紜
坐井小天誠可憾也豈知雙解煎以葱鬚豈豉涌而
汗之一劑立雪所苦縱不全瘥亦可小瘳向所謂熱
證亦復不作候六經傳畢微下而已今醫者不知其

濟物無窮之功乃妄作損胃無窮之謗憤劉河間有
能醫之名設堅白之論以求世譽孰肯剖璞一試而
追悔和氏之刖足哉余之所以屢書此者歎知音之
難遇也近者余之故人某官不欲斥言其名因病頭
項強狀類傷寒服通聖散雖不得其法猶無害也醫
者見其因通聖散也立毀其非仲景之藥也渠不察
其熱已甚矣復以辛熱發之汗出不解發黃血泄竟
如前所言後雖以承氣下之不能已又復下之至絕
汗出其脉猶搏擊然余親見其子言之甚詳至今士
大夫皆不知辛熱一發之過也獨歸罪于通聖散嗚

呼甚矣道之難明也頃余之舊契讀孟堅漢書藝文志載五苦六辛之說而顏師古輩皆無注解渠特以問余余顧其內經諸書中亦不見其文旣相別矣乘蹇且十里外颯然而悟欲復迴以告予之舊契已歸且遠乃令載之以示來者夫五者五臟也臟者裏也六者六腑也腑者表也病在裏者屬陰分宜以苦寒之藥涌之泄之病在表者屬陽分宜以辛溫之劑發之汗之此五苦六辛之意也顏師古不注蓋闕其疑也乃知學不博而欲爲醫難矣余又徐思五積六聚其用藥亦不外于是夫五積在臟有常形屬裏宜以

苦寒之藥涌之泄之六聚在腑無常形屬表宜以辛
溫之藥發之汗之與前五苦六辛亦合亦有表而可
用柴胡之涼者猶宜熱而行之裏寒而可用薑附之
熱者猶宜寒而行之余恐來者不明內經發表攻裏
之旨故併以孟堅五苦六辛之說附于卷末

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詮十三

人身不過表裏氣血不過虛實表實者裏必虛裏實
者表必虛經實者絡必虛絡實者經必虛病之常也
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實後治其虛亦有不治其虛
時粗工之治病或治其虛或治其實有時而幸中有

時而不中謬工之治病實實虛虛其誤人之迹常著
故可得而罪也惟庸工之治病純補其虛不敢治其
實舉世皆曰平穩誤人而不見其迹渠亦自不省其
過雖終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補藥也何罪焉病人亦
曰彼以補藥補我彼何罪焉雖死而亦不知覺夫粗
工之與謬工非不誤人惟庸工誤人最深如鯀湮洪
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補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惡醫者
與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見用不若順病人之心而獲
利也豈復計病者之死生乎嗚呼世無真實誰能別
之今余著此吐汗下三法之詮所以該治病之法也

庶幾來者有所憑藉耳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邪氣加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攬而留之可也雖愚夫愚婦皆知其不可也及其聞攻則不悅聞補則樂之今之醫者曰當先固其元氣元氣實邪自去世間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輕則傳久而自盡頗甚則傳久而難已更甚則暴死若先論固其元氣以補劑補之真氣未勝而邪已交馳橫鶩而不可制矣惟脈脫下虛無邪無積之人始可議補其餘有邪積之人而議補者皆懸湮洪水之徒也今予論吐汗下三

法先論攻其邪邪去而元氣自復也况予所論之法
識練日夕至精至熟有得無失所以敢爲來者言也
天之六氣風暑火濕燥寒地之六氣霧露雨雹冰泥
人之六味酸苦甘辛鹹淡故天邪發病多在乎上地
邪發病多在乎下人邪發病多在乎中此爲發病之
三也處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諸風寒之邪結搏皮
膚之間藏于經絡之內留而不去或發疼痛走注麻
痺不仁及四肢腫痒拘攣可汗而出之風痰宿食在
膈或上脘可湧而出之寒濕固冷熱客下焦在下之
病可泄而出之內經散論諸病非一狀也流言治法

非一階也至真要大論等數篇言運氣所生諸病各
斷以酸苦甘辛鹹淡以總括之其言補時見一二然
其補非今之所謂補也文具于補論條下如辛補肝
鹹補心甘補腎酸補脾苦補肺若此之補乃所以發
腠理致津液通血氣至其統論諸藥則曰辛甘淡三
味爲陽酸苦鹹三味爲陰辛甘發散淡滲泄酸苦鹹
涌泄發散者歸于汗涌者歸于吐泄者歸于下滲爲
解表歸于汗泄爲利小溲歸于下殊不知補乃知聖
人止有三法無第四法也然則聖人不言補乎曰蓋
汗下吐以若草木治病者也補者以穀肉果菜養口

體者也夫穀肉果菜之屬猶君之德教也汗下吐之屬猶君之刑罰也故曰德教興平之梁肉刑罰治亂之藥石若人無病梁肉而已及其有病當先誅伐有過病之去也梁肉補之如世已治矣刑措而不用豈可以藥石爲補哉必欲去大病大瘵非吐汗下未由也已然今之醫者不得盡汗下吐法各立門墻誰肯屈已之高而一問哉且予之三法能兼衆法用藥之時有按有躄有拗有導有減有增有續有止今之醫者不得予之法皆仰面傲笑曰吐者瓜蒂而已矣汗者麻黃升麻而已矣下者巴豆牽牛朴硝大黃甘遂

芫花而已矣既不得其術從而誣之予固難與之苦
辯故作此詮所謂三法可以兼衆法者如引涎漉涎
嚏氣追淚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灸蒸熏潔洗熨烙針
刺砭射導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
積逐水破經泄氣凡下行者皆下法也以余之法所
以該衆法也然予亦未嘗以此三法遂棄衆法各相
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以十分率之此三法居其八九
而衆所當纔一二也或言內經多論鍼而少論藥者
蓋聖人欲明經絡豈知針之理卽所謂藥之理卽今
著吐汗下三篇各條藥之輕重寒溫于左仍於三法

之外別著原補一篇使不預三法恐後之醫者泥于補故置之三篇之末使用藥者知吐中有汗下中有補止有三法內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是之謂也
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十四

夫吐者人之所畏且順而下之尚猶不樂况逆而上之不悅者多矣然自胃已上大滿大實病如膠粥微丸微散皆兒戲也非吐病安能出仲景之言曰大法春宜吐蓋春時陽氣在上人氣與邪氣亦在上故宜吐也涌吐之藥或丸或散中病則止不必盡劑過則傷人然則四時有急吐者不必直待春時也但仲景

言其大法耳今人不得此法遂廢而不行試以名方
所記者略數之如仲景傷寒論中以葱根白豈鼓湯
以吐頭痛梔子厚朴湯以吐懊懣瓜蒂散以吐傷寒
六七日因下後腹滿無汗而喘者如此三方豈有殺
人者乎何今議予好涌者多也又如孫氏千金方風
論中散方徃徃皆効近代本事方中稀涎散吐膈實
中滿痰厥失旨牙關緊閉如喪神守萬全方以鬱金
散吐頭痛眩暈頭風惡心沫浴風近代普濟方以吐
風散追風散吐口噤不開不省人事以皂角散吐涎
潮總錄方中以常山散吐瘧孫尚方以三聖散吐發

狂神驗方吐舌不正補亡篇以遠志去心春分前服之預吐瘟疫此皆前人所用之藥也皆有效者何今之議予好涌者多也惟養生必用方言如吐其涎今人跋躐校正方已引風門中碧霞丹爲證予不須辨也但內經明言高者越之然名醫錄中惟見太倉公華元化徐文伯能明律用之自餘無聞乃知此法廢之久矣今予驟用于千載寂寥之後宜其驚且駭也惜乎黃帝岐伯之書伊摯仲景之論棄爲閑物縱有用者指爲山野無韻之人豈不謬哉予之用此吐法非偶然也曾見病之在上者諸醫盡其技而不校余

反思之投以涌劑少少用之頗獲微應既久乃廣訪
多求漸臻精妙過則能止少則能加一吐之中變態
無窮屢用屢驗以至不疑故凡可吐令條達者非徒
木鬱然凡在上者皆宜吐之且仲景之論胸上諸實
鬱而痛不能愈使人按之及有涎唾下痢十餘行其
脉沉遲寸口脉微滑者此可吐之吐之則止仲景所
謂胸上諸實按之及有涎唾者皆邪氣在上也內經
曰下痢脉遲而滑者內實也寸口脉微滑者上實也
皆可吐之王冰曰上盛不已吐而奪之仲景曰宿食
在上脘當吐之又如宿飲酒積在上脘者亦當吐之

在中脘者當下而去之仲景曰病人手足厥冷兩手
脉乍結以客氣在胸中心下滿而煩欲食不能食者
知病在胸中當吐之余嘗用吐方皆是仲景方中瓜
蒂散吐傷寒頭痛用葱根白豆豉湯以吐雜病頭痛
或單瓜蒂名獨聖加茶末少許以吐痰飲食加全蝎
稍以吐兩脇肋刺痛濯濯水聲者內經所謂濕在上
以苦吐之者其是謂歟今人亦有竊予之法者然終
非口授或中或否或涌而不能出或出而不能止豈
知上涌之法名曰撩痰撩之一字自有擒縱卷舒頃
有一工吐陳下一婦人半月不止涎至數斗命懸須

史倉皇失計求予解之予使煎麝香湯下咽立止
問麝香何能止吐予謂之曰瓜苗聞麝香卽死吐者
瓜蒂也所以立解如藜蘆吐者不止以葱白湯解之
以石藥吐者不止以甘草貫衆解之諸草木吐者可
以麝香解之以本草考之吐藥之苦寒者有豆豉瓜
蒂茶末梔子黃連苦參大黃黃芩辛苦而寒者有鬱
金常山藜蘆甘苦而寒者有地黃汁苦而溫者有木
香遠志厚朴辛苦而溫者有薄荷芫花辛而溫者有
穀菁草葱根鬚辛而寒者有輕粉辛甘而溫者有烏
頭附子尖酸而寒者有晉礬綠礬壘汁酸而平者有

銅碌甘酸而平者有赤小豆酸而溫者有飯漿酸辛而寒者有膽礬酸而寒者有青鹽白米飲辛鹹而溫者有皂角甚鹹而寒者有八鹽甘而寒者有牙硝甘而微溫且寒者有參蘆頭甘辛而熱者有蝎稍凡此三十六味惟常山膽礬瓜蒂有小毒黎蘆芫花輕粉烏附尖有大毒外二十六味皆吐藥之無毒者各對證擢而用之此法宜先小服不滿積漸加之余之療痰者以釵股雞羽探引不出以壘投之投之不吐再投之且投且探無不出者吐至昏眩慎勿驚疑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如發頭眩可飲冰水立解如

無米時新汲水亦可強者可一吐而安弱者可作三
次吐之庶無損也吐之次日有頓快者有轉甚者蓋
引之而吐未平也俟數日當再涌之如覺渴者冰水
新水瓜梨柿及涼物皆不藥惟禁食過飽硬物乾
脯難化之物心火既降中脘沖和陰道必強大禁房
勞大憂悲思病人既不自責衆議因而噪之歸罪于
吐法起謗其由此也故性行剛暴好怒喜淫之人不
可吐左右多嘈雜之言不可吐病人頗讀醫書實非
深解者不可吐主病者不能辯邪正之說不可吐病
人無正性妄言妄從反覆不定者不可吐病勢岌危

老弱氣衰者不可吐自吐不止亡陽血虛者不可吐
諸吐血嘔血咯血衄血嗽血崩血失血者皆不可吐
吐則轉生他病侵成不救反起謗端雖懇切求慎勿
強從恐有一失愈今後世不信此法以小不善累大
善也必標本相得彼此相信真知此理不聽浮言審
明某經某絡某臟某腑某氣某血某邪某病決可吐
者然後吐之是予之所望于後之君子也庶幾不使
此道湮微以新傳新耳

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十五

風寒暑濕之氣入于皮膚之間而未深欲速去之莫

如發汗聖人之刺熱五十九刺爲無藥而設也皆所以開玄府而逐邪氣與汗同然不若以藥發之使一毛一竅無不啓發之爲速也然發汗亦有數種世俗止知惟溫熱者爲汗藥豈知寒涼亦能汗也亦有薰漬而爲汗者亦有導引而爲汗者如桂枝湯桂枝麻黃各半湯五積散敗毒散皆發汗甚熱之藥也如升麻湯葛根湯解肌湯通毒散皆辛溫之藥也如大柴胡湯小柴胡湯柴胡飲子苦寒之藥也如通聖散雙解散當歸散子皆辛涼之藥也故外熱內寒宜辛溫外寒內熱宜辛涼平準所謂導引而汗者華元化之

虎鹿熊猴鳥五禽之戲使汗出如傅粉百疾皆愈所謂薰漬而汗者如張苗治陳廩丘燒地布桃葉蒸之大汗立愈又如許胤宗治許太后感風不能言作防風湯數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如其言遂愈能言此皆前人用之有驗者以本草校之荆芥香白芷陳皮半夏細辛蒼朮其辛而溫者乎蜀椒胡椒茱萸大蒜其辛而大熱者乎生薑其辛而微溫者乎天麻葱白其辛而平者乎青皮薄荷其辛苦而溫者乎防己秦芫其辛而且苦者乎麻黃人參大棗其甘而溫者乎葛根赤茯苓其甘而平者乎桑白皮其甘而寒者乎

防風當歸其甘辛而溫者乎附子其甘辛而大熱者乎官桂桂枝其甘辛而大熱者乎厚朴其苦而溫者乎桔梗其苦而微溫者乎黃芩知母枳實地骨皮其苦而寒者乎前胡柴胡其苦而微寒者乎羌活其苦辛而微溫者乎升麻其苦甘且平者乎芍藥其酸而微寒者乎浮萍其辛酸而寒者乎凡此四十味皆發散之屬也惟不善擇者當寒而反熱當熱而反寒此病之所以變也仲景口大法春夏宜汗春夏陽氣在外人氣亦在外邪氣亦在外故宜發汗然仲景舉其略耳設若秋冬得春夏之病當不發汗乎但春夏易

汗而秋冬難耳凡發汗欲周身熱熱然不欲如水淋漓欲令手足俱周遍汗出一二時爲佳若汗暴出邪氣多不出則當重發汗則使人亡陽凡發汗中病則止不必盡劑要在劑當不欲過也此雖仲景調理傷寒之法至於雜病復何異哉且如傷寒麻黃之類爲表實而設也桂枝湯之類爲表虛而設也承氣湯爲陰虛而設也四逆湯爲陽虛而設也表裏俱實者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表裏俱虛者所謂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也所謂陽爲表而陰爲裏也如表虛亡陽發汗則死發汗之法辯陰陽別表裏定虛實然後汗

之隨治隨應設若殮泄不止日夜無度完穀下出登汗可也內經曰春傷於風夏生殮泄此以風爲根風非汗不出昔有人病此者腹中雷鳴泄注米穀不分小便澁滯皆曰脾胃虛寒故耳豆蔻烏梅罌粟殼乾薑附子曾無一効中脘臍下灸已數十燥熱轉甚小溲涸竭瘦削無力飲食減少命予視之余以謂應象論曰熱氣在下水穀不分化生殮泄寒氣在上則生膜脹而氣不散何也陰靜而陽動故也診其兩手脉息俱浮大而長身表微熱而桂枝麻黃湯以薑棗煎大劑連進三服汗出終日至旦而愈次以胃風湯和

平臟腑調養陰陽食進病愈又貧家一男子年二十
餘病破傷風搐牙關緊急角弓反張棄之空室無人
問者時時呻呼余憐其苦以風藥投之口噤不能下
乃從兩鼻竅中灌入咽喉約一中枕死中求生其藥
皆大黃甘遂牽牛硝石之類良久上涌下泄吐且三
四升下一二十行風搐立止肢體柔和旦已自能起
口雖開尚未能言予又以桂枝麻黃湯三兩作一服
使啜之汗出周匝如洗不三日而痊又如小兒之病
驚風搐搦涎潮熱鬱舉世皆用大驚丸抱龍丸鎮心
丸等藥間有不愈者余潛用瓜蒂赤小豆等分共爲

細末以猪膽汁浸蒸餅爲丸衣以螺青或丹砂以漿
水乳汁送之良久風涎涌出一兩杓三五日一涌涌
三五次漸以通聖散稍熱服之汗漿漿然病日已矣
頃又治一狂人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厥陽并乃狂
難經曰重陽者狂重陰者癲陽爲腑陰爲臟非陽熱
而陰寒也熱并於陽則狂狂則生寒并於陰則癲癲
則死內經曰足陽明有實則狂故登高而歌棄衣而
走無所不爲是熱之極也以調胃承氣大作湯下數
十行三五日復上涌一二升三五日又復下之凡五
六十日下百餘行吐亦七八度如吐時暖室置火以

助其熱而汗少解數汗方平又治一酒病人頭痛身
熱惡寒狀類傷寒診其脉兩手俱洪大三兩日不圓
余以防風通聖散約一兩用水一中椀生薑二十餘
片葱鬚根二十莖豆豉一大撮同煎三五沸去滓稍
熱分作二服先服一服多半須臾以釵股探引咽中
吐出宿酒酒之香味尚然約一兩杓頭上汗出加洗
次服少半立愈內經曰火鬱發之發爲汗之令其疎
散也又嘗治一稅官病風寒濕痺腰脚沉重浮腫夜
則痛甚兩足惡寒經五六月間猶綿脛靴足腰膝皮
膚少有跣露則冷風襲之流入經絡其痛轉劇走注

上下往來無定其痛極處便摩急而腫起肉色不變
脹理間如虫行每遇風冷病必轉增飲食轉減肢體
瘦乏須人扶掖猶能行立所服者烏附薑桂種種燥
熱燔針着灸莫知其數前後三年不獲一愈一日命
予脉之其兩手皆沉滑有力先以導水丸通經散各
一服是夜瀉三十餘行痛減半遂漸服赤茯苓湯川
芎湯防風湯此三方在宣明論中治痺方是也日三
服煎七八錢藜蘗然汗出余又作玲瓏竈法薰蒸血
熱病必增劇諸汗法古方亦多有之惟以此發汗者
世罕知之故予嘗曰吐法薰汗良以此夫

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

下之攻病人亦所惡聞也然積聚陳莖于中留結寒熱於內留之則是耶逐之則是耶內經一書惟以氣血通流爲貴世俗庸工惟以閉塞爲貴又止知下之爲瀉又豈知內經之所謂下者乃所謂補也陳莖去而腸胃潔癥瘕盡而榮衛昌不補之中有真補者存焉然信不俗下之爲補者蓋庸工妄投下藥當寒反熱當熱反寒未見微功轉成大害使聰明之士亦復不信者此也所以謂寒藥下者調胃承氣湯泄熱之藥也大小桃仁承氣次也陷胸湯又其次也大柴

胡又其次也以涼藥下者八正散泄熱兼利小溲
心散抽熱兼治頭目黃連解毒散治內外上下畜熱
而不泄者四物湯涼血而行經者也神芎丸解上下
畜熱而泄者也以溫藥而下者無憂散下諸積之上
藥也十棗湯下諸水之上藥也以熱藥下者者黃丸
纏金丸之類也急則用湯緩則用丸或以湯送丸量
病之微甚中病卽止不必盡劑過而生愆仲景曰大
法秋宜瀉謂秋則陽氣在下人氣與邪氣亦在下故
宜下此仲景言其大槩耳設若春夏有可下之疾當
不下乎此世之庸工踟躕遷延誤人大病者也皆曰

夏月豈敢用過藥瀉脾胃氣嗚呼何不達造化之甚也內經稱土火之鬱發四之氣以五月先取化源瀉土補水又曰土鬱則奪之王太僕注云奪謂下之令無壅礙也然則於五月先防土壅之發令人下奪素問之言非歟然隨證不必下奪在良工消息之也余所以言此者矯世俗期不誤大病暴病者耳故土鬱之爲奪雖大承氣湯亦無害也試舉大承氣之藥論大黃苦寒通九竅利大小便除五臟六腑積熱芒硝鹹寒破痰散熱潤腸胃枳實苦寒爲佐使散滯氣消痞滿除腹脹厚朴辛溫和脾胃寬中通氣此四味雖

爲下藥有泄有補卓然有奇功劉河間又加甘草以爲三一承氣以甘和其中最得仲景之秘也余嘗以大承氣改作調中湯加以薑棗煎之俗見薑棗以爲補脾胃而喜服不知其中有大黃芒硝也惡寒喜暖取補故自古及今天下皆然此內經之法抑屈而不伸者也此藥治中滿痞氣不大便者下五七行殊不困乏次日必神清氣快膈空食進內經曰脾爲之使胃爲之市人之食飲酸鹹甘苦百種之味雜湊于此壅而不行蕩其舊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况中州之人食雜而不勞者乎中州土也兼載四象木金水

火皆聚此中故脾胃之病柰何中州之醫不善掃除
倉廩使陳莖積而不能去也猶曰我善補大罪也此
藥有竒功皆謂服之便成傷敗乃好丹而非素者也
或言男子不可久瀉婦人不可久吐何妄論之甚也
可吐則吐可下則下豈問男女乎大人小兒一切所
傷之物在胃脘如兩手脉遲而滑者內實也宜下之
何以別乎蓋傷宿食者惡食傷風者惡風傷寒者惡
寒傷酒者惡酒至易辨也故凡宿食在胃脘皆可下
之則三部脉平若心下按之而硬滿者猶宜再下之
如傷寒大汗之後重復勞發而爲病者蓋下之後熱

氣不盡故也當再下之若雜病腹中滿痛不止者此
爲內實也金匱要畧曰痛而腹滿按之不痛爲虛痛
者爲實難經口痛者爲實腹中滿痛裏壅爲實故可
下之不計雜病傷寒皆宜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或導
水丸或泄水丸等藥過十餘行如痛不已亦可再服
痛已則止至如傷寒大汗之後發熱脉沉實及寒熱
往來時時有涎嗽者宜大柴胡湯加當歸煎服之下
三五行立愈產後慎不可作諸虛不足治之必變作
骨蒸寒熱飲食不入肌膚瘦削經水不行經曰寒則
衰飲食熱則消肌肉人病瘦削皆粗工以藥消礫之

故也嗚呼人之死者豈爲命乎難經曰實實虛虛損
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至如日黃九疝
食勞者屬脾土可下之宜茵陳蒿湯或用導水丸禹
攻散瀉十餘行次以五苓散桂苓甘露散白朮丸等
藥服之則愈矣或腰脚胯痛可用甘遂粉二三錢以
豬猪腰子薄批七八片搽藥在內以濕紙包數重文
武火燒熟至臨卧細嚼以溫酒或米飲湯調下至平
明見一二十行勿呀意欲止瀉則飲水或新水頓服
之瀉立止次服通經和氣定痛烏金丸躡馬丹之類
則愈矣內經有不因氣動而病生於外者太僕以爲

瘴氣賊魅由毒蜚尸鬼擊衝薄墜墮風寒暑濕斫射
剝割撞撲之類至如諸落馬墮井打撲閃肭損折湯
沃火燒車碾大傷腫發焮痛日夜號泣不止者予尋
常談笑之間立獲大効可峻瀉三四十行痛止腫消
乃以通經散下導水丸等藥如瀉水少則可再加湯
劑瀉之後服和血消腫散毒之藥病去如掃此法得
之睢陽高大明侯德和使外傷者不致癘殘跛躄之
患余非敢掩人之善意在救人耳曾有鄰人杖瘡發
作腫痛焮及上下語言錯亂時時嘔吐數日不食皆
曰不救余以通經散三四錢下神祐丸百餘丸相併

而下間有嘔出者太半已下膈矣良久大瀉數行穢
不可近膿血涎沫瘀毒約一二斗其病人困睡不省
一日一夜隣問予予曰喘息勻停腫消痛減故得睡
也來且語清食進不數日痊愈杖瘡欲死者四十年
間二三百余追思舉世杖瘡死者皆枉死也自後凡
見冤人被責者急以導水丸禹攻散大作劑料瀉驚
涎一兩盆更無腫發痛熈之難如導水丸禹功散泄
瀉不動更加之通經散神祐丸瀉之瀉訖須忌熱物
止可喫新汲水一二頓瀉止立愈至如沉積多年羸
劣者不可便服陡攻之藥可服纏積丹三稜丸之類

內經曰重者因而減之若人年老衰弱有虛中積聚者止可五日一服萬病無憂散故凡積年之患豈可一藥而愈卽可減而去之以本草攷之下之寒者有戎鹽之鹹犀角之酸鹹滄鹽澤瀉之甘鹹枳實之苦酸膩粉之辛澤漆之苦辛杏仁之苦甘下之之微寒者有猪膽之苦下之大寒者有牙硝之甘大黃瓜蒂牽牛苦瓠子藍汁牛膽羊蹄根苗之苦大戟甘遂之苦甘杜硝芒硝之苦辛下之溫者有檳榔之辛芫花之苦辛石蜜之甘皂角之辛鹹下之熱者有巴豆之辛下之辛涼者有猪羊血之鹹下之平者有郁李仁

之酸桃花萼之苦右三十味惟牽牛大戟芫花皂角
羊蹄根苦瓠子瓜蒂有小毒巴豆甘遂膩粉杏仁之
有大毒餘皆無毒設若疫氣冒風中酒小兒瘡疹及
產後潮熱中滿敗血勿用銀粉杏仁大毒之藥下之
必死不死卽危且如檳榔犀角皂角皆溫平可以殺
虫透關節除腸中風火燥結大黃芒硝朴硝等鹹寒
可以治傷寒熱病時氣瘟毒發斑瀉血燥熱發狂大
作蕩劑以蕩滌積熱澤瀉羊蹄苗根牛膽藍葉汁苦
瓠子亦苦寒可以治水腫遍身腹大如鼓大小便不
利及目黃溫毒九疸食癆瘡虫食土生米等物分利

水濕通利大小便蕩滌腸胃間宿穀相搏又若備急
丸以巴豆乾薑大黃三味蜜和丸之亦是下藥然止
可施於辛苦勞力貧食粗辣之輩或心腹脹滿脇肋
刺痛暴瀉不住服五七丸或十丸瀉五七行以救急
若施之富貴城郭之人則非矣此藥用砒石治瘡相
類止可施之於貧食之人若備急丸治傷寒風溫中
酒胃風及小兒瘡疹產後滿悶用之下膈不死則危
及夫城郭之人富貴之家用此下藥亦不死則危矣
柰何庸人畏大黃而不畏巴豆粗工喜巴豆而不喜
大黃蓋庸人以巴豆惟熱而不畏以大黃性寒而畏

粗工以巴豆劑小而喜以大黃劑大而不喜皆不知
理而至是也豈知諸毒中惟巴豆爲甚去油置之蠟
猶能下後使人津液涸竭留毒不去胸熱口燥他病
轉生故下藥以巴豆爲禁余嘗用前十餘藥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手然諸洞泄寒中者不可下俗謂休息
痢也傷寒脉浮者不可下表裏俱虛者不宜下內經
中五痞心證不宜下厥而唇青手足冷內熱深者宜
下寒者不宜下以脉別之小兒內瀉轉生慢驚及兩
目直視魚口出氣者亦不宜下若十二經敗甚亦不
宜下止宜調養溫以和之如下則必誤人病耳

餘大積大聚大病大秘大澗大堅下藥乃補藥也
嘗曰瀉法兼補法良以此夫

推原補法利害非輕說十七

原補一篇不當作由近論補者與內經相違不得不
作耳夫養生當論食補治病當論藥攻然聽者皆逆
耳以予言爲恠蓋議者嘗知補之爲利而不知補之
爲害也論補者蓋有六法平補峻補溫補寒補筋力
之補房室之補以人參黃芪之類爲平補以附子硫
黃之類爲峻補以豆蔻官桂之類爲溫補以天門冬
五加皮之類爲寒補以巴戟茯苓之類爲筋力之補

以石燕海馬起石丹砂之類爲房室之補此六者近代之所謂補者也若施之治病非徒功效踈濶至其害不可勝言者難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言肝木實而肺金虛瀉心火補腎水也以此論之前所謂六補者了不相涉試舉補之所以爲害者如瘡本夏傷於暑議者以爲脾寒而補之溫補之則危峻補之則死傷寒熱病下之後若以溫辛之藥補之熱當復作甚則不救瀉血血止之後若溫補之血復熱小溲不利或變水腫霍亂吐瀉本風濕暍合而爲之溫補之則危峻補之則死小兒瘡疱之後有溫

補之必發癰腫欬痛婦人大產之後心火未降腎水未升如黑神散補之輕則危甚則死老人目暗耳聾腎水衰而心火盛也若峻補之則腎水彌涸心火彌盛老人腎虛腰脊痛腎惡燥腰者腎之府也峻補之則腎愈虛矣老人腎虛無力夜多小溲腎主足腎水虛而火不下故足痿心火上乘肺而不入脬囊故夜多小溲若峻補之則火益上行脬囊亦寒矣老人喘嗽火乘肺也若溫補之則甚峻補之則危停飲之人不可補補則痞悶轉增脚重之人不可補補則脛膝轉重男子二十上下而精不足女人二十上下而血

不流皆二陽之病也時人不識便作積冷極憊治之
以溫平補之夫積溫尚成熱而况燔鍼於臍下火灸
手足腕骨內經本無勞證由此變而爲勞煩渴咳嗽
涎痰肌瘦寒熱往來寢汗不止日高則顏赤皆以爲
傳尸勞不知本無此病醫者妄治而成之耳夫二陽
者陽明也胃之經也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
不化故男子少精女子不月皆由使內太過故隱蔽
委曲之事各不能爲也惟深知涌泄之法者能治之
又如春三月風傷於榮榮爲血故陰受之溫傷於衛
衛爲氣故陽受之初發之後多與傷寒相似頭痛身

熱口乾潮熱數日不大便仲景所謂陰陽俱浮自汗
出身重多眠睡目不欲開者是也若以寒藥下之則
傷臟氣若以溫藥補之則火助風溫發黃發斑溫毒
熱增劇矣風溫外甚則直視潮熱譫語撮衣撮空驚
惕而死者溫補之罪也內經雖言形不足者溫之以
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氣屬陽天食人以五氣血屬
陰地食人以五味者戒乎偏勝非便以溫爲熱也又
若經云損者補之勞者溫之此溫乃溫存之溫也豈
以溫爲熱哉又如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者此欲
權衡之得其平也又烏在燔鍼壯火煉石燒砒硫薑

烏附然後爲補哉所謂補上欲其緩補下欲其急者亦焉在此等而爲急哉自有酸苦甘辛鹹淡寒涼溫熱平更相君臣佐使耳所謂平補者使陰陽兩停是謂平補柰時人往往惡寒喜溫甘受酷烈之毒雖死而不悔也可勝歎哉余用補法則不法取其氣之偏勝者其不勝者自平矣醫之道損有餘乃所以補其不足也余嘗曰吐中自有汗下中自有補豈不信然余嘗用補法必觀病人之可補者然後補之昔維揚府判趙顯之病虛羸泄瀉褐色乃洞泄寒中證也每聞大黃氣味卽注泄余診之兩手脉沉而煥令灸分

水穴一百餘壯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風湯白朮丸等藥不數月而愈又息城酒監趙進道病腰痛歲餘不愈診其兩手脉沉實有力以通經散下五七行次以杜仲去粗皮細切炒斷絲爲細末每服三錢猪腰子一枚薄批五七片先以椒鹽淹去腥水摻藥在內裹以荷葉外以温紙數重封以文武火燒熟臨卧細嚼以温酒送下每旦以無比山藥丸一服數日而愈又相臺監酒岳成之病虛滑泄日夜不止腸鳴而口瘡俗呼爲心勞口瘡三年不愈予以長流水同薑棗煎五苓散五七錢空心使服之以治其下以宣黃連與

白茯苓去皮二味各等分爲末以白麴糊爲丸食後
溫水下三五十九以治其上百日而愈又汝南節度
副使完顏君寶病臟毒下衄血發渴寒熱往來延及
六載日漸瘦弱無力面黃如染余診其兩手脉沉而
身涼內經寒以爲榮氣在故生可治先以七宣丸下
五七行次以黃連解毒湯加當歸赤芍藥與地榆散
同煎服之一月而愈若此數證余雖用補未嘗不以
攻藥居其先何也蓋邪未去而不可言補補之則適
足資寇故病蠲之後莫若以五穀養之五果助之五
畜益之五菜克之相五臟所宜毋使偏傾可也凡熱

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謂之毒雖甘草苦參不可不
謂之毒久服必有偏勝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是以君
子貴流不貴滯貴平不貴強盧氏云強中生百病其
知言哉人惟恃強房勞之病作矣何貴於補哉以太
宗憲宗高明之資猶陷於流俗之蔽爲方士燥藥所
誤以韓昌黎元微之猶死於小溲不通水腫有服丹
置數妾而死於暴脫有服草烏頭如聖丸而死於鬚
瘡有服乳石硫黃小溲不通有習氣求嗣而死於精
血有嗜酒而死於發狂見鬼有好茶而爲癖乃知諸
藥而不可久服但可攻邪邪去則已近年運使張伯

英病宿傷服硫黃薑附數月一日喪明監察陳威卿
病嗽服鍾乳粉數年嘔血而殞嗚呼後之談補者尚
監茲哉

證口眼喎斜是經非竅辯十八

口眼喎斜者俗工多與中風掉眩證一槩治之其藥
則靈寶至寶續命清心一字急風烏犀鐵彈丸其方
非不言治此病也然而不愈者何也蓋知竅而不知
經知經而不知氣故也何謂知竅而不知經蓋人之
首有七竅如日月五星七政之在天也故肝竅目目
爲肝之外候肺竅鼻鼻爲肺之外候心竅舌舌無竅

心與腎合而寄竅於耳故耳與舌俱爲心之外
工止知目病歸之肝口病歸之脾耳病歸之腎舌病
歸之心更無改張豈知目之內眥上下二綱足太陽
及足陽明起於此目之銳眥足少陽起於此手少陽
至於此鼻之左右足陽明手陽明俠乎此口之左右
亦此兩經環乎此故七竅有病不可獨歸之五臟當
歸之六陽經也余曰俗工知竅而不知經者此也何
謂知經而不知氣蓋世之談方藥者不啻千萬世不
過本草性味其知十二經所出所入所循所環所交
所合所過所注所起所會所屬所絡所上所下所俠

所貫所布所散所結所統所抵所連所係所約所同
所別千萬人中或見一二名明可謂難其人矣然而
不過執此十二經便爲病本將陽經爲熱陰經爲寒
向本草中尋藥藥架上檢方而已矣病之不愈又何
訝焉豈知靈樞經曰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
目爲辟此十二經及受病之處也非爲病者也及爲
病者天之六氣也六氣者何風暑燥濕火寒是也故
曰俗工知經而不知氣者此也然則口目喎斜者此
何經也何氣也足之太陽足之陽明左目有之右目
亦有之足之陽明手之陽明口左有之口右亦有之

此兩道也靈樞又言足陽明之筋其病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是左寒右熱則左急而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故偏於左者左寒而右熱偏於右者右寒而左熱也夫寒不可徑用辛熱之劑蓋左中寒則逼熱於右右中寒則逼熱於左陽氣不得宣行故也而况風者甲乙木也口眼陽明皆爲胃土風偏賊之此口目之所以僻也是則然矣七竅惟口目喎斜而耳鼻獨無此病者何也蓋動則風生靜則風息天地之常理也考之易象有足相符者震巽主動坤艮主靜動者皆屬木靜則

皆屬土觀卦者視之理也視者目之用也目之上網則眈下網則不眈故觀卦上巽而下坤頤卦者養之理也養者口之用也口之下頷則嚼上頷則不嚼故頤卦上艮而下震口目常動故風生焉耳鼻常靜故風息焉當思目雖斜而目之睭睭未常斜口之嚼而口之輔車未嘗嚼此經之受病非竅之受病明矣而况目有風輪唇有飛門者耶余嘗治此證未嘗用世俗之藥非故與世參商方鑿匾柄自然齟齬者過頰一長吏病此命予療之目之斜灸以承泣口之嚼灸以地倉俱効苟不効者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為

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氣爲風邪所陷故宜灸內
經曰陷下則灸之正謂此也所以立愈又嘗過東杞
一夫亦患此予脉其兩手急數如弦之張甚力而實
其人齒壯氣充與長吏不同蓋風火交勝余調承氣
湯六兩以水四升煎作三升分四服令稍熱啜之前
後約瀉四五十行去一兩益次以苦劑投之解毒數
服以升降水火不旬日而愈脉訣云熱則生風若此
者不可純歸其病於臆隙之間而得亦風火素感而
然也蓋火勝則制金金衰則木茂木茂則風生若東
杞之人止可流濕潤燥大下之後使加食通鬱爲大

靈樞雖有馬膏桂酒雙塗之法此但治其外耳非治其內也今人不知其本欲以單服熱水強引而行之未見其愈者也向之用薑附烏桂起石硫黃之劑者是耶非耶

疝本肝經宜通勿塞狀十九

疝有七前人論者甚多非靈樞素問銅人之論余皆不取非余好異也但要窮其原耳七疝者何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氣疝狐疝癰疝是謂七疝俗工不識因立謬名或曰膀胱或曰腎冷或曰小腸氣小兒曰偏氣立名既謬併喪其實何哉蓋醫者既斷爲膀胱腎

冷小腸氣又曰虛寒所致其藥之用也不鹿茸巴戟
則杜仲菴蓉不附子烏頭則乾薑官桂不練實懷香
則金鈴補骨脂朝吞暮餌曾無殊効三二十年牢不
可去間因微病稍似開通執此微芒浸成大錯標旣
不除本必歸甚處處相傳曾無覺者豈知諸疝皆歸
肝經其柰痛流歸之小腸脬囊夫膀胱水府專司滲
泄小腸水道專主通流腎爲少陰總統二水人之小
洩自胃入小腸滲入膀胱膀胱者脬囊也氣化則水
出莖端此常道也及其爲疝乃屬足厥陰肝經蓋環
陰器而上入小腹者足厥陰肝經也夫肝腎皆屬于

下與衝任督相附然靈樞經言足厥陰肝經病則有遺溺癃閉狐疝主腎與膀胱小腸三經則不言疝是受疝之處乃肝之部分也且內經男子宗筋爲束骨之會也而肝主筋畢者囊中之丸雖主外腎非厥陰環而引之與玉莖無由伸縮在女子則爲篡戶其內外爲二其一曰廷孔其二曰窈漏此足厥陰與衝任督之所會也靈樞言足厥陰之經筋聚于陰器其病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肝清陰氣故陽則與太陰厥陰之筋皆會于陰器惟厥陰主筋故爲疝者必本之厥陰靈樞又言足厥陰之別

名曰蠱溝去肉踝五寸別走少陽循脛上臑結於莖
其病氣逆臑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痒取之所別
矣豈非厥陰爲受病之處耶靈樞又言邪在小腸連
臑係屬於腎貫肝絡肺心系氣盛厥逆上衝腸胃燻
肝散於育結於臍故取之育原以散之刺太陰以平
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臚以去之按其所過之
經以調之此其初雖言邪在小腸至其治法必曰取
厥陰以下之乃知諸疝關於厥陰可以無疑以脉考
之素問云厥陰滑爲狐疝少陽滑爲肺風疝太陰滑
爲脾風疝陽明滑爲心風疝太陽滑爲腎風疝少陰

滑爲肝風疝凡此六疝雖見於他脉中皆言風疝者
足厥陰肝經之氣也靈樞亦曰心脉微滑爲心疝肝
脉滑甚爲癰癘腎脉滑甚爲癰癘凡此三藏脉之疝
亦以滑爲疝也素問又云脉大急皆爲疝心脉滑傳
爲心疝肺脉沉傳爲肺疝三陰急爲疝三陽急爲癢
王太僕云太陽受寒血凝爲癢太陰受寒氣聚爲疝
此言太陰受寒傳之肝經也可以溫藥逐之不可以
溫藥補之若補之者是欲病去而強挽留之也歷考
素問三陽爲病發寒熱其傳爲癰疝此亦言膀胱非
受病之處必傳於厥陰部分然後爲疝也又言病在

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言脈急者
曰疝瘕少腹痛凡言少腹者豈非厥陰之部分耶又
言脾風傳胃名曰疝瘕此謂非肝木不能爲風氣名
曰厥疝蓋脾土虛而不能制水又爲肝木所凌也又
言督脈爲衝疝蓋厥陰與衝任督俱會於前陰也豈
不明哉至如運氣中又言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民
病少腹控辜蓋寒客於小腸膀胱則肝木縮而不得
伸行母傳之子也陽明司天燥淫所勝丈夫癩疝婦
人少腹痛此言肝氣不得上行爲金所抑鬼賊故也
又言太陰在泉土勝則寒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爲

疝此亦言寒客太陰濕土土不勝水水傳之肝經也
又嘗徧閱銅人俞穴亦相表裏如背上十三椎俞肝
經言寒疝腹部中行惟陰交一穴言寒疝任脉之所
發也關元一穴言暴疝小腸之募足三陰任脉之會
也中極一穴言疝瘕膀胱之募亦足三陰任脉之會
也曲骨一穴言瘕疝任脉足厥陰之會也其腹部第
二行育腧二穴言寒疝衝脉足少陰之會也四病上
穴言疝瘕衝任脉足少陰腎之會也其腹部第三行
大巨二穴言瘕疝足陽明脉氣之所發也氣衝二穴
言癰疝莖中痛兩丸寒痛亦足陽明脉氣之所發也

其腹部第四行府合二府言疝痛足六陰厥陰陰
之交會也亦太陰部三陰陽明支別也衝門二穴言
陰疝足太陰厥陰之會也其在側脇者五樞二穴言
寒疝陰邪上入少腹帶脉下三寸也其在足六經者
足厥陰穴十名言疝者七謂大敦行間太衝中封蠡
溝中都曲泉足少陽穴十四名言疝者一謂丘墟穴
也足太陰穴十一名言疝者一謂陰陵泉也足陽明
穴十五名言疝者一謂陰市穴也足少陰穴十名言
疝者五謂然谷大谿照海交信築賓也足太陽穴十
八名言疝者二謂金門合陽也由是言之惟厥陰言

痼獨多爲痼之主也其穴經穴雖亦治痼終非受痼之地但與足厥陰相連耳或在泉寒勝木氣攣縮禁於此經哉司天燥勝木氣抑鬱於此經或忿怒悲哀憂抑頓挫結於此經或藥淋外固閉尾縮精壅於此經其病差別如此不知世間之藥多熱補從誰而受其方也信其方則素問靈樞銅人皆非也信素問靈樞銅人則俗方亦皆非也不知後之君子以孰爲是嗚呼余立於醫四十餘歲使世俗之方人人可療余亦莫知敢廢也識練日久因經識病然後不惑且夫遺溺閉痿陰痿瘳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痼也不可

妄歸之腎冷血涸不月月罷腰膝上熱足蹇嗑乾癆
閉少腹有塊或定或移前陰突出後陰痔核皆女子
之疝也。但女子不謂之疝而謂之瘕。若年少而得之
不計男子婦人皆無子。故隱蔽委曲之事。了不干脬
腎小腸之事。乃足厥陰肝經之職也。李俗方止言脬
腎小腸。殊不言肝木一句。惑人甚矣。且肝經乙木也。
木屬東方爲心火之母也。凡疝者非肝木受邪則肝
木自甚也。不可便言虛而補之。難經所謂東方實西
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言瀉火木自平。金自清水自
旺也。昔審言爲蔡之參軍也。因坐湿地疝痛不可堪。

諸藥莫救余急以導水丸禹功散瀉三十餘行腫立
消痛立減又項關一男子病卒疝暴痛不任倒于街
衢人莫能動呼予救之余引經證之邪氣客于足厥
陰之絡令人卒疝故病陰丸痛也余急瀉大敦二穴
大痛立已夫大敦穴者乃是厥陰之二穴也殄寇鎮
一夫病瘖瘡發渴痛飲蜜漿劇傷水水醫者莫知瀉
去其濕反雜進薑附濕爲燥熱所壅三焦閉溢水道
不行陰道不興陰囊腫墜大於升斗余先以導水百
餘丸少頃以清腎散投之是夜瀉青赤水一斗遂失
痛之所在近頰尾一夫病卒疝赤腫痛數日不止

諸藥如水投石余以導水一百五十九令三次咽之
次以通經散三錢空腹淡酒調下五更下臟腑壅積
之物數行痛腫皆去不三日平復如故內經曰木鬱
則達之達謂吐也令條達肝之積本當吐者然觀其
病之上下以順爲貴仲景所謂上宜吐下宜瀉者此
也敢列七疝圖于左以示後之君子庶幾有所憑藉
者焉

寒疝其狀囊冷結硬如石陰莖不舉或控辜丸而痛
得於坐卧濕地或寒月涉水或置雨雪或卧坐磚石
或風冷處使內過勞宜以溫劑下之久而無子

水疝其狀腎囊腫痛陰汗時出或囊腫而狀如水晶
或囊痒而燥出黃水或少腹中按之作水聲得於飲
水醉酒使內過勞汗出而遇風寒濕之氣聚於囊中
故水多令人爲卒疝宜以逐水之劑下之有漏鍼去
水者人多不得其法

筋疝其狀陰莖腫脹或潰或膿或痛而裏急筋縮或
莖中痛痛極則痒或挺縱不收或白物如精隨洩而
下久而得於房室勞傷及邪術所使宜以降心之劑
下之

血疝其狀如黃瓜在少腹兩傍橫骨兩端約中俗云

便癰得於重感春夏大燠勞動使內氣血流溢滲入
腠囊留而不去結成癰腫膿少血多宜以和血之劑
下之

氣疝其狀上連腎區下及陰囊或因號哭忿怒則氣
鬱之而脹怒哭號罷則氣散者是也有一治法以鍼
出氣而愈者然鍼有得失宜以散氣之藥下之或小
兒亦有此疾俗曰偏氣得於父已年老或年少多病
陰痿精怯強力入房因而有子胎中病也此疝不治
惟築賓一穴言之

狐疝其狀如瓦卧則入小腹行立則出小腹入囊中

狐則晝出穴而溺夜則入穴而不溺此疝出入上下
往來正與狐相類也亦與氣疝大同小異今人帶鉤
鈴是也宜以逐氣流經之藥下之

癰疝其狀陰囊腫緦如升如斗不痒不痛者是也得
之地氣卑濕所生故江淮之間湫塘之處多感此疾
宜以去濕之藥下之女子陰戶突出雖亦此類乃熱
則不禁固也不可便謂虛寒而澁之燥之補之本名
曰癰宜以苦下之以苦堅之玉冰云陽氣下墜陰氣
上爭上爭則寒多下墜則筋緩故羣垂縱緩因作癰
疝也已上七疝下去其病之後可調則調可補則補

各量病勢勿拘俗法經所謂陰盛而腹脹不通者癰
瘡疔也不可不下

五虛五實攻補懸絕法二十

虛者補之實者瀉之雖三尺之童皆知之矣至於五
實五虛豈可與泛泛虛實用藥哉內經明言其狀如
俗工不識何此二證所以見殺於委靡之手也坐視
人之死猶相夸曰吾藥穩以誑病家天下士大夫亦
誠以爲然以誑天下後世豈不怪哉夫一身猶一國
也如尋邑百萬圍昆陽此五實證也故蕭王親犯中
原而篤戰如河內饑而又經火災此五虛證也故汲

黯不避矯詔而發倉此可與達權知變者論不可與
貪常嗜瑣者說也故曰庸人誤天下庸工誤病人正
一理也內經曰五實者死五虛者亦死夫五實者謂
五臟皆實也五虛者謂五臟皆虛也腑病爲陽易治
而鮮死臟病爲陰而難治多死經明言脉盛皮熱腹
脹前後不通悶瞖者五實也脉盛爲心皮熱爲肺腹
脹爲脾前後不通爲腎悶瞖爲肝五臟皆實之證也
五虛者反是脉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者
五虛也脉細爲心皮寒爲肺氣少爲肝泄利前後爲
腎飲食不入爲脾此五臟皆虛之證也夫五實爲五

臟俱太過五虛爲五臟俱不及內經言此二證皆死
非謂必死也謂不救則死救之不得其道亦死也其
下復言漿粥入胃則虛者活身汗後利則實者活此
兩證自是前二證之治法也後人不知是治法只作
辨驗生死之斷句直謂病人有此則生無此則死虛
者聽其漿粥自入胃實者聽其自汗自利便委之死
地豈不謬哉夫漿粥入胃而不注泄則胃氣和胃氣
和則五虛皆實也是以生也汗以泄其表利以泄其
裏併泄則上下通上下通則五實皆啓矣是以生也
此二證異常却不宜用班氏所謂有病不服藥之言

蓋其病大且驚故也余向日從軍於江淮之上一舟
子病予診之乃五實也余自幼讀醫經嘗記此五實
之證竟未之遇也既見其人竊私料之此不可以常
法治乃可大作劑而下之殊不動搖計竭智窮無如
之何忽憶桃花萼丸頓下七八十九連瀉二百餘行
與前藥相蕪而下其人昏困數日方已蓋大疾之已
去自然卧憇不如此則病氣無由衰也徐以調和胃
氣之藥醴粥日加自尔平復又嘗過鳴鹿邸中間有
人呻吟聲息瘦削痿然無力余視之乃五虛也余急
以聖散子二服作一服此證非三錢二錢可塞也續

以胃風湯五苓散等藥各大作劑使頓服注瀉方止
而漿粥入胃不數日而其人起矣故五虛之受不加
峻塞不可得而實也彼庸工治此二證草草補瀉如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竟無成功反曰虛者不可
補實者不可瀉此何語也吁不虛者強補不實者強
攻此自是庸工不識虛實之罪也豈有虛者不可補
實者不可瀉之理哉予他日又思之五實證汗下吐
三法俱行更快五虛證一補足矣今人見五實證猶
有塞之者見五虛者雖補之而非其藥本當生者以
鈍滯遷延竟至於死耳夫聖散子有乾薑尋常瀉利

勿用各有標本胃風五苓有桂所以溫經散表而入
水道聖散子之澁燥胃風五苓之能分皆辛熱辛溫
之劑也俗工往往聚訕以予好用寒涼然予豈不用
溫補但不遇可用之證也譏謔謗喙咸欲夸已以標
名從誰斷之悲夫

儒門事親卷之二